

首要任务

以工资和公共投资带动复苏的时刻已经来临

夏朗·巴洛



夏朗·巴洛 (Sharan Burrow) 是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

六年多前，全球爆发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今天全球就业赤字依然赤裸裸地反映出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经济政策的错误。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4 年全球失业率为 5.9%，超过 2 亿人失业，远高于 2007 年金融危机前的 5.5%。

这些数据并未囊括数以亿计的未充分就业、非正规就业或收入很低以至于自己及家人仍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工作者。ILO 表示，约 7.6 亿工作者属于“工作贫穷”（每日收入不足 2 美元），占发展中国家就业人口的 28%。

ILO 的失业数据也不包括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所谓的“怯志工人”）。这解释了为何 2014 年的劳动力参与率甚至低于 2009 年经济衰退最严重时期的水平。鉴于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ILO 预测 2014 年全球就业与人口比率为 59.7%，与 2009 年持平，但远低于 2007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 60.7%。

政策缺陷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前两年里，国际社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成功阻止了金融业的崩盘，制止了全球经济活动出现螺旋式下降，并帮助全球劳动力重回工作岗位。但在实现前两个目标之后，随着金融业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盈利水平也重回至危机前水平，第三个目标遭到抛弃。

2010 年，全球停止了对金融业的纾困，也不再实施旨在终结经济衰退的刺激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不成熟且往往得不偿失的削减赤字举措。这些举措通常包括削减社会计划和其他公共支出、增加递减税。

这些政策不仅恶化了最依赖国家支持的行业的条件，同时也打断了很多国家的脆弱复苏——尤其是欧元区，到 2012 年它已陷入二次衰退。宣称旨在减少公共债务的紧缩政策也证明是一次彻底失败，因为不断有国家陷入新的衰退，进而导致债务在其 GDP 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滞后的工资水平

金融危机后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力增长，进而导致总需求下滑。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世界银行 (ILO、OECD、世界银行；2014 年) 于 2014 年 9 月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了这一现象，并就其如何抑制强劲复苏并加剧不平等进行了说明。

“在多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工资增速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力增速。过去数十年间，多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劳动者收入占比不断下滑，而另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占比则处于停滞水平。在许多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工资和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重新激活经济增长……依赖于需求复苏，而需求复苏则要求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提高工资。”



国际工会联盟 (ITUC) 对 14 个国家进行了调研，其结果显示仅半数受访者认为下一代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8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低于生活成本或处于停滞水平，并且半数双职工家庭认为他们无法跟上生活成本上涨的步伐。78%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体系对富人更有利，但对多数人并不公平。

全球复苏战略

全球工会运动旨在应对长期经济停滞以及需求不足导致的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该运动提出要制定一份全球复苏战略，这份战略依赖于恢复公共社会和实体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工资增长和投资。

ITUC 在一项模拟操作中发现，涵盖工资协调增长与公共投资刺激的政策组合可以使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未来五年内的经济增速提高 5.8% (ITUC, 2014 年)。由工资和投资带动的复苏战略也能帮助各国实现社会、环境和财政可持续性以及降低不平等性的目标。

虽然 IMF 和其他国际组织日益关注不平等问题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多数机构尚未针对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所有原因——尤其是针对劳动力市场机构和政策的发展——制定出一致且连贯的应对举措。

除了压低总需求的财政紧缩措施，降低就业保障和下调最低标准的政策会降低劳动者的收入并导致总体收入分配失衡。

ILO 在《2014/2015 年全球工资报告》中指出：“不平等始于劳动力市场”。在不平等情况恶化最严重的经济体中，这一现象通常可以从因失业率增加和工资不平等性加剧而造成的收入降低中窥见一斑。然而，该报告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趋势与全球趋势相反，其不平等现象有所下降，“更加平等的工资分配和有偿就业是主要因素”。

这突显了有关最低生活工资、防范不公裁退和稳健的集体谈判机构等政策的重要性。一些国际机构毫无根据地假定监管水平与就业之间存在一种牢固且系统的负相关关系，从而鼓吹减少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劳动力市场机构。

世界银行将其旗舰报告《2013 年全球发展报告》的主题定为就业，对近期关于就业保护立法和最低工资的经济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回顾。该报告发现“多数有关 [劳动力市场监管]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的估算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或较为温和”。该报告也指出，“很明显，工会和集体谈判影响着收入差异的均衡”。

旨在放宽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削弱集体谈判的政策一直是 IMF 所支持的调整计划——尤其是南欧和东欧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计划——的重要特征。一

些国家实际工资大幅下降，其集体谈判的覆盖范围也显著下降。

谁都无法接受又一个六年的全球就业停滞以及一些国家的经济衰退。

其直接影响是国内需求大幅下滑，从而使财政紧缩政策对衰退的冲击加大并导致一些国家失业率上升 25% 以上。这些迹象表明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而且未来这种情况会变得更糟。有组织的劳动者一直是赞成全面社会保障和累进税制的选民——削弱其作用不仅会对工资水平造成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意义更深远的再分配政策。

现在是让全球议程重回正轨的时刻，让创造工作机会成为各方的首要任务。谁都无法接受又一个六年的全球就业停滞以及一些国家的经济衰退。

ITUC 全球调研的结果显示，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希望其政府能够更加活跃。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削弱企业权力 (62%)、应对气候变化 (73%)。

全球劳动力运动明确了势在必行的几项任务：提高工资、增强社会保护、削弱企业权力、消除工资奴隶、实现气候正义和良好的经济治理，并通过不断创造工作机会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4,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World Bank (ILO, OECD, World Bank), 2014, “G20 Labour Markets: Outlook, Key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G20 Labour and Employment Ministerial Meeting, Melbourne, September 11.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2014, “The Case for a Coordinated Policy Mix of Wage-Led Recovery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the G20,” economic modeling results prepared for the L20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trade unions from G20 countries.